



编者:你会如何度过高考后的夏天?在德安县、贵溪县和南昌市新建区,有这样一群孩子,选择在这个夏天搭建内心的文化生活。以下是他们交给盛夏的答案——

走过高三的夏天

拳风里的盛夏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一弛

人立身的行事准则,徐金德常以史为鉴警醒学生:唯有自立自强,方能行稳致远。

入门第一课,教的不是拳脚招式,而是处世哲理。“这一招叫‘扭转乾坤’,先格挡、再下砸,每一下都有讲究。”说起自己学的第一套拳法,杨近云兴冲冲地比划着。师父徐金德告诉他,抬手格挡是为化解纷争,落拳收势贵在点到即止,一招之内藏着止戈为武的智慧。习武之外,徐金德还将独门中医药知识倾囊相授。他常跟学生说,真正的武者,既要练出制敌防身的硬本领,更要修得济世助人的仁爱心。

习武先习礼,练功先修德。这是藏武门传承千年的门规,也是徐金德收徒授艺雷打不动的第一准则。在他看来,唯有德行端正、心怀家国,一身武艺才会成为锄强扶弱的底气,而非恃强凌弱的资本。

“传内不传外”的祖训,在他这一代被彻底打破。截至目前,他累计教授学员超7万人。

入门最熬人的,永远是突破身体极限的时刻。杨近云至今记得刚来的头3天,练到最后双腿发麻,几乎不听使唤。彼时师父那句“习武之人没有身心疲惫的时候”,他只当是鼓劲的场面话,直到咬牙挺过适应期才懂:不是不累,是无论多难,心里都不能生出“怕”和“退”的念头。徐宇韬印象最深的,则是扛不下去时师父常说的“前面很难,后面就很容易”“万事开头难,熬过去,就是另一番天地”。

改变,就在日复一日的挥汗里悄然发生。“首先是心性稳了,遇到难事第一反应不是躲,是想着怎么闯过去。”杨近云说。在徐宇韬心里,习武教给他的远不止拳脚功夫,更是分寸与礼数,“它教我怎么做事、怎样做人”。两个少年在一遍遍的出拳收势里,咽出了何为真功夫,

也渐渐读懂了传承的深意。

“千古藏武精修技,万战沙场皆文化。”在徐金德看来,从沙场上打出来的功夫,到最后沉淀下来的都是文化。老辈人讲“宁可传十手,切莫传一口”,“真正的传承,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融进当下生活,化为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。”

今夏已过去大半,少年们即将踏上人生新的旅途。考上国防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的杨近云,心里有着清晰的方向:“学好专业本领,将来国家哪里需要,我就去哪里。”还在等待补录的徐宇韬,目标也未曾动摇:练好身体、学好文化,一步步朝着向往的军营靠近。说起这个夏天最珍贵的收获,两人异口同声,便是和师兄兄弟们一起挥汗习武的日子,他们还早早许下了明年再相聚的约定。而徐金德送给他们的寄语,如山间清风,温润却有力量:心中藏武,身无惧怕。就像对着平静的湖水射箭,成绩永远都是十环。

蝉鸣又起,拳风不止。这个夏天在徐门寨流下的汗水、读懂的道理、接过的传承,终将成为两个年轻人行囊里最厚重的财富,陪着他们走过一程又一程山海。而藏在深山里的千年非遗,也正靠着一代代年轻的臂膀,走得更稳,传得更远。



跟着师傅习拳,居中两个绿衣年轻人杨近云和徐宇韬。

用二胡开启一种更年轻的讲述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胡 齐

几天都特别紧张。”徐韵涵说。在一旁的母亲龚红笑着接话:“她那天凌晨4点就把全家摇醒了,我们都迷迷糊糊地坐起来,就听见她说要再拉一遍,马上就上台表演了。”

上台时徐韵涵手心冒汗,大脑忽地一下空白了,但琴弓搭上弦的一瞬,手腕便动了起来,那些重复过千遍的肌肉记忆,比她紧张的意识更忠诚。

二胡陪伴着徐韵涵度过童年时光,母亲对她严格,音不准重来,台风不舒展重来,练琴错过饭点是常事,可也正是在这一弓一弦的反复中,让她磨出了专注,明白了什么是坚持。后来,琴盒被收起来了,搁在书房一角,那些练琴时流下的眼泪和欢笑声在生活中渐远。

“学业繁忙,她对二胡的渴望反而越强烈。”龚红说。高中为了争分夺秒,她们搬进了学校的陪读房。学习压力过大时,徐韵涵便取出琴,拉上一段不算完整的旋律,也足以让她解闷不少。

“初中后,我几乎没有练过琴,一拉出来琴声嘶哑,我心想‘完蛋’了,一朝回到幼儿园。”那是高三的某个下午,徐韵涵打开琴盒想拉一拉,结果发现退步太多。她下定决心,等高考完了一定要好好练回来。

“我对艺术、对生活的最初感知,都是二胡教给我的。”徐韵涵说。艺术通向生活,有时她的思绪随《赛马》的旋律驰骋草原;她喜爱的画笔,带她穿越斑斓色彩的四季;而文学里的悲欢与明亮,总能精准地接住她某时某刻的心绪。

琴声、绘画、文学,看似三条并行的河流,其实都从同一个源头出发——那把二胡,教会了徐韵涵去听、去看、去感受成长过程中的酸甜苦辣,这个从琴

弦上长出来的精神角落,始终替她保存了一片内心世界的辽阔。

高考结束后,徐韵涵像初学时那样,从练习坐姿、空弦开始,重拾二胡。有时一坐就是一整个上午,琴声在房间里回荡,她的左手中指因练琴磨出了水泡,贴上了创可贴。那些曾经熟悉的感觉,一点一点回来了。

徐韵涵心里装满了练琴计划:“趁这个假期把二胡水平精进一些,想在社交平台分享拉琴的日常。”她说起这个想法时语气雀跃,“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一些二胡博主的视频,内容很有趣,吸引了很多网友对民乐的赞叹。”徐韵涵盘算着将来把二胡与现代音乐结合,做一场跨界对话,她相信传统并非老去,它只是等待一种更年轻的讲述。

前几天,徐韵涵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朋友圈:“好物开箱!”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。琴声穿过时光,穿过那些被试卷和倒计时填满的日子。一把二胡,陪她走过懵懂,如今又陪她度过高三的夏天,走向即将启程的远方。

弦上旧时光,拉响了就是新的。



■本版主编 周 颖
■美术编辑 杨 数

任由身心像森林一样肆意生长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郭钦实习生 郭琳琳



舒宇轩在练习水彩画。

荷塘中央那片涟漪终于画完了。舒宇轩呼出一口气,迫不及待地调出花瓣的粉红色,提笔落下去。底画还没干透,水色在湿纸上迅速洇开、变形,荷花像被揉碎了一样。她赶紧抓起纸巾吸走多余水分,可几种颜色已经混在一起,变成一团脏兮兮的灰褐色。整幅画毁了。

她盯着画纸,看了好一会儿,没有撕掉,也没有叹气。“我得先专门去练习染色。”她对自己说,语气平稳,像是在作一个技术判断。她掏出手机,点开小红书,搜索“水彩画染色教程”,一屏笔记弹出来,她一条一条往下翻,挑选适合自己的方法。

舒宇轩是新建一中的一名高三毕业生。这个夏天,她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。早晨背四六级英语单词、辅导弟弟写作业,下午泡图书馆自学水彩画,晚上约朋友打羽毛球。

“累了,有压力了,都可以通过画画来缓解。”绘画对于她来说,是一种情绪宣泄口。她和记者分享起高考前和同学一起画画的场景。课间十分钟时,她扭头问前座同学:“要不咱们一人一笔,画一幅画吧?”“好呀!”五个人围过来,没多说一句话,同桌先落笔,画了一个椭圆,然后把目光递给她。第二笔、第三笔,线条在几支笔之间无声传递,一幅卡通画像很快跃然纸面,她们都知道画的是班上的某个男生,便捧着这幅画围到他桌前,男孩子愣了一瞬,随即笑出来:“这不就是我嘛!”一群人笑作一团。那一刻,没有倒计时,没有模拟考,只有笔尖和笔尖之间不必言说的默契。记者问这幅画后来去哪了,她想了想:“可能夹杂在哪本习题册里了吧。”

7月中旬,舒宇轩走进卫东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,做起了志愿者。教小朋友们画水彩画,陪他们涂涂抹抹。有一个小男孩画了一片夕阳,没有任何技巧,颜色涂得肆意又大胆,舒宇轩在一旁看了好一会儿:“原来在小朋友的眼中,世界是这么多姿多彩,有活力。”

她蹲在一个小女孩旁边,帮她调色。小女孩仰着头说“谢谢姐姐”,奶声奶气的。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事情。大概是她五六岁的时候,父母忙于店铺的生意,她总是一个人在店门口玩。附近江西农业大学的哥哥姐姐路过她家小店,总会蹲下来陪她玩,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或者一小包饼干,塞进她手里。那些面容她早就记不清了,但被陌生人温暖相伴的感觉,她一直记得。“现在也有小朋友像我小时候那样,会孤单。”她说,“我也可以像那些哥哥姐姐一样,去陪伴他们。”

更多的时候,她独自待在图书馆里。从抖音、小红书、B站上找来水彩画课程,一边听,一边调色、试画。自制的陶瓷碗里,水已经染成五颜六色。画坏了,再来;洒湿了,换一种方法。画纸摆了一张又一张。阳光下的柳枝、夕阳里电线杆上驻足的鸟儿……一幅幅水彩画慢慢成形。

画累了,她便翻几页书。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她看了四五遍,最喜欢那句:“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。”“塔拉靠自学从封闭的成长环境里走出来,”她说,“那份觉醒和勇气让我觉得,自己的山还在远处,但这本书时刻提醒我保持独立思考,不惧突破自我,带着善意与韧劲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。我想,我的生命也会像塔拉一样拥有无限可能。”

记者问:“如果说这个暑假有一种颜色,你觉得是什么?”

她说:“绿色充满生机。褪去高考的紧绷,我拥有完全由自己支配的自由,任由身心像森林一样肆意生长。户外的时光,骑着单车奔赴晚风,和好友打上一场酣畅淋漓的羽毛球;安静的午后,提笔画画,把夏日风光收纳进画纸之中;闲暇之余备战辩论赛,锤炼表达与逻辑,也会静下心来自主学习新知识,提前为大学生活蓄力。没有刻板的安排,每一件热爱的小事,都如同林间草木,向阳舒展,悄悄积攒成长的力量。这便是我的暑假。”

当天中午,舒宇轩的手机响了。江西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。

有人奔赴远方旅行,有人趁着假期放空休息。图书馆窗外的蝉声很响,她重新拿起画笔,蘸了水,落向纸面。荷塘中央,一朵荷花正迎着骄阳,慢慢绽开。



徐韵涵在拉二胡。

七月盛夏的傍晚,记者来到贵溪市第一中学,向与徐韵涵约定的小池塘走去。一阵二胡声传来,旋律奔放热烈,由远及近,声音逐渐清晰。

一曲过后,徐韵涵将弓轻轻挂回琴轴,但那股激越的劲头还留在炎热的空气里,半晌不散。《赛马》这首曲子是我学二胡最初的动力。”徐韵涵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,看上去文文静静,美意在嘴角轻漾,便向记者道来她与二胡的缘分。

那年徐韵涵才3岁,日日跟着母亲去琴房。记忆中的大多情景早已模糊,唯独那一天,母亲教学生拉琴的场面,她却记得清清楚楚——七八个小孩围坐在一起,弓起弓落,弦音激越,像一阵风从琴筒里呼啸而出。小小的她站在旁边,心里忽地涌上一股冲动:我要拉二胡,我要拉《赛马》!

徐韵涵的母亲龚红是二胡老师,她并不因自己的孩子年纪小便降低要求。和刚学二胡的小孩一样,徐韵涵先从坐姿练起,背要直,脚放平,琴杆微微前倾;空弦推拉弓,每天练上几百遍,节拍器嗒嗒地敲着她的童年。

“自从会练琴后,拉《赛马》的念头就没有那么强烈了。”徐韵涵语气戏谑地说,“拉上一曲,居然要忍受这么多的枯燥时间。而且妈妈要求极高,我想偷懒,可每次琴弓一上弦,我有没有用足工夫,她一听便知。”

直到在幼儿园毕业晚会上表演,一曲《小燕子》拉完,掌声从台下响起。那是徐韵涵第一次感受到,练琴的枯燥,原来可以被掌声融化。

“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登台表演,临近演出的前